

# 誓守台南的劉永福（七）

蔣君章

## 樺山推評雄才大略

台北既入日軍手中，部署稍定，即分兵兩路：一路東取宜蘭，一路南攻新竹。宜蘭日軍，似乎並沒有遇到很大的抵抗，二十一日（六月）到頭圍，二十九日進據縣治，宜蘭遂入日軍手中。南攻之日軍，深知黑旗軍之威名，思欲不戰而服之。總督樺山資紀乃移書永福招降，希望永福接受日軍命令，或退回內地。他的信是這樣說的：

「自從客歲構兵以來，我軍（按係樺山自稱）疊戰疊勝，貴國簡使議和，訂約數款，台灣及澎湖列島，皆為貴國所割讓。授受之後，本總督開府台北，撫綏民庶，整理庶務，凡百就緒。邇聞閣下尙踞台南，慢弄干戈，適會全局奠定之運，獨以無援之孤軍，防守邊陲之危城，大勢之不可為，不待知者而知矣。閣下雄才大略，精通公法；然而背棄大清國皇帝之聖旨，徒學愚頑之所為，竊為閣下不取也。閣下若解廷諍，速戢兵戈，俾民樂業，當以將禮送歸，麾下士卒，亦應有遇。現在台北等處，收容降敗殘兵，付船

送還原籍者，計有八千人。本總督素聞聲名，不嫌直告，順逆之理，維閣下推之。」

樺山這一封信，是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寫的，（連橫台灣通史作閏五月十二日，當是陰曆的記載），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由英國兵船帶到台南，立索覆，乃由幕客吳桐林立作覆函，樺山此書充滿着心理戰的意味。他知道劉永福是忠於清政府的，是愛護部屬和百姓的。所以他以大清國皇帝的諭旨和廷諍來壓迫永福，要他退出台南。他更以遣還潰卒和宥遇抗日部隊，要永福不要就心部眾的命運；他以使民衆的安居樂業來打動永福，暗示台南如不解兵，則反使民衆遭殃。他更以威脅的口吻，警告永福，「以無援之孤軍，防守邊陲之危城」，是一種「愚頑之所為」，大勢是不可抵抗的。這封信，大體上有如滿清入關後，清睿親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一樣，試圖說服，以收不戰而勝的效果。但是多爾袞的說詞，無法打動史可法為國家盡忠的決心，樺山資紀如何可以達到一紙書信，嚇退劉永福呢！永福得樺山資紀書，乃作書答之曰：

「中日兩國同籍亞洲之土，講信修睦，

載在盟府。不意貴國棄好尋仇，侵我疆域；中國宿將雄師，亦昭忠義，而兵機有失者，李鴻章之誤國。自古興國之人，必先施仁布澤，而後可以得民心，而後可以感天意。刻下台北時疫大作，貴國兵隊病故者日多。民情不附，天災流行，已可概見；而閣下猶不及時悔悟，余甚惑之。余奉命駐守台灣，義當與台共存亡。來書謂余背戾聖旨，又何見理之不明也。夫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；況台南百姓，遮道攀轅，涕泣請命！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語，又何忍視黎庶沉淪之慘。爰整軍兵，以保疆土。台南雖屬邊陲，然部下數十營，皆經戰敢死之士，兼之義民數萬，糧餉既足，軍械亦精。竊以天之不亡台灣，雖婦孺亦皆知之。閣下總督全師，為國大將，雄才卓識，超邁尋常。何不上替天心，下揆民意，撤回軍旅，歸我台北，不惟台灣百姓，感戴不忘，而閣下大義昭然千古矣。（以上二書，皆據台灣通史，係一摘要而非全文，讀者欲知全文，可參閱吳桐林今生自述一文。）

劉永福的回信，把樺山資紀說降的理由，駁得體無完膚，而且還以天災示警與民意難違的理由，反要樺山資紀撤退回國，以台北交還台民。樺山資紀以大勢威脅永福，永福則以兵力、糧餉、兵器與民心等用兵必需條件，一一說明，表示他不怕攻擊。樺山以聖旨壓迫他，他也以聖旨抵抗他，他是奉旨守禦台灣的，他以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的古訓，表示他之守台，是合法的，是適乎台民需要的。劉永福這封回信，真是理直氣壯，詞嚴義正。「何見理不明」，「不及時省悟」，對樺山資紀的責備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樺山資紀對永福表示欽佩，說他「雄才大略」；永福也稱許樺山「雄才卓識，超邁尋常」，針鋒相對，可謂趣極。但是這兩位敵對的將帥，雖然互相捧場，而其兵戎相見之火藥氣味，在字裏行間



領事台胞抗日不屈的劉永福在台南所發行之官銀票  
(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發行)。

都已躍然紙上了。

關於與日談和事，尚有一段記載，亦堪注意。永福拒絕樺山之議時，日軍已南下，海陸兩路，雙管齊下。劉永福子劉成良，本奉命守防後，見日本勢盛，而台南軍糧餉俱缺，勢難持久，乃向永福建議內渡，永福不從，謂「雖無糧，何以對百姓？」永福雖然如此堅決的要繼續抗日，但內心實在焦急之至，因為財政困難，賴銀票以為支持，而銀票在市面上業已拒收，蘇粵撥款，毫無消息，僅聞粵接槍濟千餘及子彈若干，這真是杯水車薪，何濟於事！永福又派人至廈門等地求援，雖詞哀意切，亦無效果，所以非常的着急。在嘉義失陷後，台南英國胡領事因入見永福，作議和建議。英領事的理由是這樣的：「打得久了，各商民亦甚辛苦，究不如大家和好，方為上策。」

「商民亦甚辛苦」，打動了永福的心，他有些鬆口了。他回答說：「如何和法？……如果和了，百好得安，和亦好；但恐和後，我去了，遭殘百姓，我心何忍？」胡領事說：「和了，公內渡後，台之百姓，即日百姓，焉有遭殘乎！」永福答曰：「如果安得百姓，亦未嘗不可！」這是第二次的和談，由英領事間接撮合的。英領事當即表示俟與日方接洽後，再作答覆。次日，胡領事又見永福，謂已與日本全權官鳳山洽妥，要永福親自與鳳山面談妥善，方可成議。永福為了免除台南百姓的兵禍，願去面洽，但要麥加林同去。麥加林者英人，時被永福任命在台南關工作。英領事往說麥加林同意，永福正在安平候輪，博白武進士劉斯榮及上憲劉崇義，馳至安平，力阻前往，英國火輪買辦胡仰山亦力阻不能去。胡仰山說：「老番心狠毒如蛇，口雖有蜜，而腹有劍，萬勿可信！我打老番數十年，何樣不知？台南百數十萬兵民，皆望公一人而已；倘公落去，縱不殺公，他駛公回日本，此時百數十萬兵民，望何人耶？永福見胡仰山說得合情合理，故中道折回，第二次和議進行僅至一半。就常識來判斷，英領事居間談判，並無具體條件，而鳳山即要求與永福面談，其中有詐，顯然可見，若無胡仰山等的阻止，永福殊有墮其彀中的危險。」

### 吳湯興死殉八卦山

樺山資紀招降永福見拒，繼續揮兵南下，這是必然的事情。實際上南下的日軍，五月二十日已經行動了。日軍分兩路：一路趨宜蘭，一路趨新竹。宜蘭一路，二十一日抵頭圍，二十九日入縣治，所遇抵抗力甚小，此可在行軍的日程上得到證明。南下的日軍，分海陸兩路。陸軍當日至南雅，隘營余得勝不戰而投降，故日軍未發一矢而佔領之。但是就在這一日的夜半，義軍據險突擊，卒因余得勝之降敵，無救應，不能勝，退至娘仔坑，日軍圍之急，彈盡援絕，死者過半，幸

得接突圍，乃脫。至閏五月初，日軍進至鳳山溪，義軍邀擊之，亦不能阻止其前進，新竹遂陷於敵手。新竹之陷，義軍實盡最大的努力，大小二十餘戰，傷亡甚重，前逃之義軍領袖姜紹祖，即死於是役。紹祖北埔人，本為富民，其為保家衛土而不甘在日人統治下為奴，不惜以死相拚，其堅強精神，值得欽佩。

新竹既陷，苗栗遂居前線。苗栗為義軍吳湯與部的駐防地區。在義軍中，吳湯與是以勇敢善戰著稱的。但是吳湯與曾以餉項問題，曾與苗栗知縣李焜發生衝突，此事發生於日軍尚未陷新竹時。當他們發生糾紛時，曾各以經過，訴之永福。永福不知誰是誰非，且大敵當前，內部團結，至關重要，而該方面兵力單薄，亦為一可慮之事；乃命幕僚偕同吳彭年率七星旗兵七百前往，佐



台胞抗日聲中，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行的安全公司股份票。

以李維義軍，一方面示彈壓，一方面厚防務。兩軍至彰化，而日軍已佔新竹，進攻頭份。台灣知府黎景崧乃命李維義部進援頭份，吳彭年部則赴苗栗，頭份守軍為楚軍樓紫雲部，奮力抵抗，不敵，紫雲陣亡，李維義部亦敗退，於是苗栗告急，請永福派兵增援，無奈永福所部，都已支配任務，各有責任，已無可調之兵。吳彭年馳援苗栗，深知兵力不足，就地召募，尚未成軍，而日軍驟至，至苗栗亦不能守。這位李焜知縣乃舍防地而奔梧棲，渡海至福州逃命去了。故苗栗遂於閏五月二十日又陷敵手。李維義既至苗栗，阻日軍前進，吳湯與徐驥助之，獲小勝，這已經是五、六月之間的事了。日軍大隊繼進，義軍力戰，管帶袁錦清、林鴻貴皆戰死，吳湯與與徐驥乃退彰化。吳彭年部則駐防於牛罵頭，扼大甲溪，阻

河為守，頗得地利之便；無奈又有募勇夜變，彭年也只好退守彰化，而大甲溪的天險，也因此而拱手授敵了。按日人對大甲溪形勢之地，頗為重視，深恐黑旗軍將憑此阻其前進，故以軍艦遊弋安平鹿港海外，並在鹿港登陸，探聽永福的動靜，旨在牽制南部的永福軍，以便直迫大甲溪，不料大甲溪如此的輕易落入敵手，

開啓了進攻彰化的門戶，募勇夜變，幫助了日軍之佔大甲溪，實為台灣抗日戰爭的重大不幸。

彰化是台灣中部的重鎮，其得失實關台灣南部的安危；故當地舉人施英、貢生美德功早已設置籌防局，謀守備；永福也深知彰化地位的重要，故徵調安平知縣忠滿率師赴援。但是這位忠滿知縣，既不忠，亦不滿，反對永福提出要求，要永福親自出師赴援，由他擔任後方的防務。這分明是一種對敵畏怯的行為，故永福不許，免其職，以鄭文海知安平縣事，而他自己親率四營，作進援的部署。這一方面的布置雖告一段落，但彰化方面又發生問題了。問題還是出在吳湯與部，其時餉精艱難，吳湯與部的一部分大概由於饑餓難忍的關係吧？又向知府黎景崧蒿索餉，環府門坐討，景崧無法應付，乃請吳彭年兼領其衆。彭年再請永福增援，永福疑其規避，令之曰：「死守無恐」，而日軍已向大肚溪南進延了。彰化官紳，商討城防問題，頗有主張棄城的，吳彭年力阻之，故彰化城尚稱安定，彭年亦率所部駐城外，準備迎擊敵人。

日軍之至大肚溪，沒有渡河工具，乃以竹筏為之。時徐驥守大肚前線，伏叢莽中狙謀渡之日軍，李邦華亦率鄉勇數千至，協助徐驥防守。我軍無大砲，不能制敵軍猛烈的炮火攻擊，致死傷達千餘衆，幸吳湯與沈仲安率隊至，加入戰鬥，把日軍截為兩股，使首尾不能相顧而勝之。義軍因此獲得進展，與日軍戰於李厝莊，復勝之。吳彭年等正謀前進，恢復大甲溪的防地，但是葫蘆墩的戰況劇變，以致影響了大甲溪方面的戰事。

葫蘆墩是提督陳尙志的防地，驟遭日軍的進攻，尙志力戰殉職，這一方面的日軍乃向頭家厝莊進攻。吳彭年得到葫蘆墩不利的戰報後，即令彰化知縣羅樹勛進援頭家厝莊。那裏本有富豪林大春、賴寬等組有國姓會，號召保國衛鄉運動，其分社達數十個之多。至此，率千餘人與羅樹勛部會合，阻擊日軍。終因日軍火力太強，後援不繼，相持一日，仍被擊敗，府城未幾亦陷。羅樹勛收集殘部，退回彰化；吳彭年等部也退回彰化縣城集結。

日軍既佔台灣府城，乃分軍爲二，向彰化縣城進攻。這兩路日軍，一路由川村率領，爲日軍之左翼，一路由山根率領，爲其右翼。彰化縣雖居台灣西部南北的要衝，但是城池極小，決不是固守之地；而其得失全在城東的八卦山。這是一個小丘陵，山坡平緩，高度在一百公尺以下，足以俯瞰彰化，故爲守禦彰化的關鍵，也是彰化守軍防禦的中心。義軍設砲壘於其上，由旱雷兵二百名司轟擊之職。吳彭年在八卦山部署停當後，乃令王得標率七星兵三百守中寮，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，孔憲盈守茄多脚，李士炳、沈福山則助旱雷兵守八卦山。是役日軍，分由三路進擊。日軍深知此戰中之主力爲黑旗軍，以一中隊擊黑旗軍之正面，別以一中隊自後擊之，而以別隊直趨八卦山。吳彭年聞壁迎擊日軍，戰事成相持之勢；但八卦山方面之軍事發展，則於義軍不利。先是，日本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皇，親自指揮攻擊八卦山之日軍，率其僚屬在附近察看形勢，被義軍發覺，發炮射擊之，能久親王等負傷，不久即

死，是爲台灣抗日以來的最大勝利，雖未能挽救其危亡的命運，但是大快人心，乃爲必然之事了。能久親皇雖負重傷而死，但並未影響日軍對八卦山之進攻。吳湯與與徐驥并力拒戰，會彈盡，湯與殉職，八卦山遂陷敵手。吳彭年聞八卦山失守，擬回軍奪取之，方欲採取行動，忽中流彈，亦殉職。其他將校死難者尚有李士炳、沈福山、湯人貴等，義軍死者約五百人。台灣知府黎景嵩、彰化知縣羅樹勛，皆易服而逃，徐驥則遁後山得脫。日軍遂入彰化城，未幾又攻下雲林，進據大莆林，永福乃親赴會文溪籌禦敵之策。

### 黑旗將軍獨撐大局

日本陸軍之南下，海軍部隊同時至鹿港、台南安平、枋寮等處遊弋，故沿海均戒嚴，永福對中路戰事之未能多派援軍，即以此故，及永福至會文溪，地方部隊如黃榮邦、林義成、簡成功等都願接受指揮，與敵死戰，永福之心始稍慰，乃令副將楊泗洪率領海中軍及吉林炮隊進取大莆林。林義成簡精華（成功子）率義軍數千助之。日軍不支，北退，泗洪追之，中敵砲，死之。泗洪之管帶朱乃昌奮力作戰，奪還其屍，仍追敵軍，而敵軍炮隊增至，火力極強，不能前進；但是伏於蔗田的義軍，左右夾攻，日軍不辨虛實，乃退，朱乃昌乃遂撲大莆林，會黃榮邦與林義成乘夜率衆來援，遂復大莆林，而勇敢的朱乃昌卒於此役殉難。義軍屢戰獲勝，其伙食均由居民殺牛載酒所供應，故給養不缺，永福乃勉力籌措銀三千兩以犒勞之。

大莆林既復，永福以簡成功爲義師統帥，守備王得標、嘉義知縣孫育萬皆率師來會。諸軍與簡精華所部義軍，揮師北進，攻克雲林，日軍往山區退走，又遇伏兵，全部被殲。義軍又北進，與日軍相遇於蘆竹塘，又敗之。楊泗洪遺職，時已由永福以蕭三發率福軍代之。至此，蕭三發請犒勞義軍，並相約規復彰化城，永福知義軍銳氣可用，應予犒賞，以資鼓勵，但已庫空如洗，勉力籌宿，僅得一千五百兩耳。徐驥經山地而至永福軍中，永福慰勉有加，令招卑南壯勇，得七百人，至此亦加入攻彰之役。諸軍圍攻彰化，久不能下，而彈藥將盡，日軍援兵又大至。義軍黃榮邦誓死復彰城，勇往進攻，中彈殉。林義成繼之，亦受傷，日軍乃猛攻蕭三發軍，徐驥簡精華救之，驍戰死，諸將負傷者多，遂撤圍彰之師，未幾雲林又陷敵手。當義軍與正規軍協力向北反攻時，節節勝利，而永福所頒發之獎金，只有三千兩和一千五百兩，後一數字還是經過幾次籲請和多方籌劃，才勉強湊成，其經費之拮据，可謂達於極點。永福深以爲慮，乃再派吳桐林至廈門，向沿海各省請求濟餉。桐林叩命內渡，遍至江浙、閩、粵等省，雖唇焦舌敝，但仍分文無着。永福乃長嘆曰：「內地諸公誤我，我誤台人」。其心情之慘痛，蓋非語言所可表達者。較諸唐景崧之尚在可爲的局面面一走了之，相去真有如天淵之別了。

以上關於台灣中部的抗日戰爭，係輯自連橫的台灣通史。雅堂先生關心家鄉史實，所載當有確實的史料爲憑據，可信程度當極高，但仍有疏

漏不詳之處。吳桐林是永福的親密幕僚，著有「今生自述」，其中所載戰爭經過，得自耳聞目擊，其可靠性當更高，茲從該書摘錄有關中部戰爭部分，以補台灣通史之不足。而其渡海乞援，足跡遍南北諸省，多有史料價值。下面幾段，就是今生自述中的原文：

「余赴台灣時，欽差幫辦台灣防務劉淵亭永福，獨力支撐，招納海內英俊，共理戎機，四方來歸者衆。

余見淵帥，談論移時，淵帥大喜曰：余之留台，非有他也，爲我台民忠義，不忍去，今得先生，是天助我也。即令人取余行李，留幕中參與軍事。

台南議員陳鳴鏞等舉余總理外交，號稱外務大臣。余承之外交，而拒外交大臣之名。又舉余署鳳山縣事，余亦辭之。閩人陳君聞之，急入余室，勸勿辭；自言在鳳山久，深知此缺爲台南著名最優之缺，蒞任一月，可獲金數萬，發財歸家，如操左券。余問如何取財？曰：鹽商舊例，新官到任，必餽金錢，鹽館二十餘家，約可得十萬零云云。余曰：嗟乎！此何時乎？前敵將士，不顧性命，日與倭戰，久之月餉，僅有火食，我寧忍心需索民財耶！遂言之淵帥，改署事爲籌餉，即日赴鳳山，勸各鹽商助餉，共集款十一萬有奇，得暫濟軍需。往返二十日，幸告無罪。

七月初旬，台中府我軍屢戰屢勝，倭以多金購買內奸，繞道攻府城，浙人吳彭年字

季鏗，由文案統兵，督師前敵，戰死八卦山，台中失守。余見劉公，力舉營官皖人劉泗洪可當大任，劉公聽之；授泗洪統兵五營，節制黑旗前敵諸軍及各地義勇隊，悉歸調遣。泗洪涕泣曰：我當以身報大將軍知遇之恩。（當時台地稱劉公爲大將）庶不負先生齒牙力也。慷慨誓師，整隊前進，發縱指使，所向無前，連克雲林苗栗等縣，倭人大懼，屢戰屢壯。大軍進擊，倭匪觀音閣廟內，狃伏無聲。泗洪身先士卒，撲牆而上。倭發大砲，正中泗洪，全身粉碎。屍首不全。余與劉公於野外招其魂，哭以酋之，並卹其妻子。

隨派王得標統七星隊馳援前敵。七星隊者，劉公舊部，多敢死士也。將軍餉告匱，無以應付，與議會共商籌辦官銀號，行用紙幣，設担以興郵政，嚴海關以廣收入，每月又得台民義捐，共計不下十萬元，勉支軍前伙食。

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書勸劉公降，公命余覆書，嚴詞拒絕，痛斥其非。劉公夜半入余室，祕談軍事，良久乃定議，說余內渡求援。翌晨，余遂離台渡海，先謁邊澳民制軍寶泉，隨赴廣州謁譚文卿制軍鍾麟，馬玉山撫軍丕瑤；赴煙台，謁李鑑堂撫軍秉衡；山海關，謁劉峴莊制軍坤一；天津，謁王夔石制軍文韶；北京，謁翁叔平師父同龢；南京，謁張香濤制軍之洞。遍走海洋，無一應者。香帥以倭有東南督撫暗中助逆之說，言

於我政府，關係外交，不能爲力；與余談論終夜，達旦不入，既而嘆曰：無已，囑淵亭歸耳。余於是電淵帥，全師內渡。

是秋，余偕劉淵亭軍門馳馬出台南府城，赴安平海口，登大砲台，見海面停泊軍艦三，一英艦，一德艦，一日艦，……日艦居中。俄見日本兵艦啓航，勢將駛入海口。我砲台管帶柯玉貴以鏡測之，啓劉公曰：彼船可擊也。……測準度數，發一砲，拂日艦而過，毀其桅及砲台，該船如飛駛去。余與劉公相視而笑。……

我軍在海岸一帶，埋伏塹坑，以大木桶去底埋土中，中插竹籤三條，桶蓋小於桶口，橫木穿之，虛蓋桶上，再加草皮，渾如平地，人落端之，蓋翻人落，必被竹籤所傷。倭人偷窺城勢，跌入塹坑者先後數十人。……

時有部下統帶李韋二，求公見准伊帶二營人往，離布袋咀二里險要，扼守拒敵。公未久，且以砲火艱難爲詞，韋云：土人有軍火，儘可足用。李力求再四，公迫得允准，並發餉銀四千兩，令其帶人前往，相機抵禦，勿稍鬆懈。詎李心懷叵測，領了餉銀，一溜煙跑回布袋咀，將銀席捲，並連各槍枝變賣而逃。公偵知其事，即撥衛隊百名，星火往追。各衛隊趕程而往，去到芳剛崑地方，驟見李韋二尚有數百人跟隨而逃，不敢下手。……公再飭數百人追趕，李韋二與彰德府知府某先已僱舟渡廈門去了。……

### 張之洞電請全師還

從吳桐林的記錄中，我們可以知道吳所請援的地方，遍於沿海各省，張之洞是支持台灣獨立抗日運動最力的人，他曾經鼓勵過獨立運動，他曾經劃撥過援助經費；但是由於日本對滿清政府的壓迫，他不敢再說話了，他和吳桐林深夜長嘆，最後的結論，是「無已囑淵亭內渡」。吳桐林得到的結果如此，乃電請永福全師而歸。我們讀了這一段記載，再回想永福所說的「內地諸公誤我，我誤台人」的那句話，其內心之痛苦與憤慨，我們可以窺知其一二了。此外，李韋二這個醜惡的叛徒，更給永福以莫大的打擊。這個懦夫墨徒，逃則逃平，又何忍在極度艱困中騙走永福的兩營部隊和四千銀兩，人之無良，至李韋二而達於極點了。幸好吳桐林是一個信士，他和永福本不相熟，爲了抵抗共同的敵人，結爲患難之交，他爲永福求取援助，奔南走北，舌做唇焦，雖然沒有結果，但已盡其全力。這大概所謂十室之內必有忠信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吧。

雲林既再度易手，嘉義不久亦陷，永福知台事已不可爲，由英領事之介而與言和，就發生在這個時候。這是一個騙局，幸而永福中途折回，否則早已落入日人之手，其結果將不堪設想了。日軍既重佔雲林，乃揮軍攻嘉義，海陸並進，務以包圍台南爲目標，而徹底擊潰永福所部。王德榜之南退，本據嘉義城外，及日軍來攻，乃移駐城內。日軍駐營其內，夜半地雷發，轟死者七百餘人，但仍未能阻日軍之攻城。翌日發炮攻

嘉義城，東門被毀，義軍與正規軍併力抗拒，酣戰不屈，死傷累累，總兵柏正林營官陳開憶、同知馮練芳、武舉劉步陞、生員楊文豹等皆戰死，王得榜與簡精華走後山，嘉義遂陷，而台南已暴露在日軍的陸軍攻擊之下了。但由嘉義至台南的路上，仍有不少義軍的伏擊，如鐵線橋之役，莊民持械奮戰，相持達數日之久，故日軍一時尚不能越會文溪。及生員林崑岡戰死，日軍始得繼續南下。

海路方面的日軍，先陷鹽水港，次佔布袋咀，嗣又略枋寮、東港、鳳山亦陷於敵手，繼又攻陷新後炮台。新後炮台爲永福子劉成良所守，所部黑旗親兵，皆能征慣戰之士；但對日軍猛烈炮火之攻擊，堅守達兩小時而陷，遁歸台南，永福大怒，欲斬之。新後之陷，日軍已完成對台南之包圍圈，並以騎兵自南方進迫。永福乃回台南，謀固守，但部屬頗有

勸其內渡者，永福不能決，於是求白蓮庵神示兆。白蓮庵者，台南人士所奉，相傳明末有進士五人，聞明社已屋，乃在此盡節，其後屢有顯示，乃建庵祀之，名曰白蓮，其神甚靈驗，故永福求其決去就。時日兵已四處屯駐，海上每處關卡，有大小火船，往來巡視，防

禦極嚴，對台南實已佈下天羅地網。永福虔誠求神，以或退或匿的問題，詢之於神。初不出籤，繼出一籤，有「木有根枝水有源」之句，其意似明實晦，再求之，則出籤曰：「求財不得，求病必死，求子生女，失物無回，出行多阻。蓋惡籤也。永福悶悶不樂而同。時外有強敵，把台南重重包圍，而內無餉銀，部隊隨時有譁變之虞，於是始決冒死突圍之計，適福建將軍解八千銀至，廣東譚鍾麟總督亦撥銀一萬兩至。譚並附書云：「我怕爾不得銀散放，不得走。」永福得到這兩筆款，即行散發兵餉，思又可渡數日難關，仍作最後掙扎之企圖。惟其子成良認爲這是最好的脫身時機，因部隊人心稍安，離府二三里適有雲澳大木船停泊，而大木船外二里許則英輪的厘士輪。永福至此，始決意內渡。（未完）

## 臺灣水泥公司

設備規模最大  
 品質管製最嚴  
 生產各種水泥  
 適應各種需要  
 各地設營業所  
 服務簡便週到

## 臺灣水泥公司

電話5418211-9 業務部 電話5418374  
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